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决 斗



大众文艺出版社

711
V. 111

决 斗

[俄] 库普林 著
汝龙 译

R4112/04

下 卷



00154721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决 斗	1
女 巫	299
侮 辱	390
生命的河流	410
歌 舞	438
图 画	446
机器的惩罚	466
斯拉夫人的灵魂	478
复活节	489
呆 子	503
哈姆雷特	513
最后一句话	534
几株紫丁香	543

女 巫



猎户亚摩拉，我的仆人，厨子、和猎伴，肩上背着一捆木柴走进房来，将木柴抛在地板上，呵着他那冻僵的手指。

“外面多大的风啊，老爷，”他说，在火炉的门前蹲下来。“我们得烧一炉旺火。请递给我一根火柴。”

“这意思是，明天我们没有机会打野兔了，喂？你认为怎样，亚摩拉？”

“是的……成问题了……你听见那风雪吗？野兔静静地伏着——没有声音……明天你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

整整六个月，命运把我抛弃在坡里谢边境的渥尔西尼亚的一个沉闷的小村子里，打猎成为我的唯一的职务和喜悦。我承认，在我奉命到这村子来办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会感到这么不可忍受的沉闷。我甚至带着欣喜上路。“坡里谢……遥远的地方……大自然的胸膛……朴素的风习……原始的性情，”我坐在火车里，想：“完全不熟悉的人民，有着怪异的风俗，新奇的语言……那里必定有着千千万万的浪漫的

传奇，掌故，和歌曲！”在那时候——我既然必须承认，就索性承认一切吧——我已经在—一个不知名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写的是两个杀人犯和一件自杀案；我在理论上知道，观察风俗，对于作家是有用的。

但是——要么，佩莱勃罗德的农民以一种特殊固执的缄默与众不同；要么，便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同他们接近——我同他们的关系没有超出下面这样的情形：他们在—英里外看见我的时候就脱下帽子，他们来到近旁的时候严肃地说，“上帝与你同在，”这意思就是“上帝帮助你”。当我企图同他们攀谈的时候，他们迷惑地望着我，不肯了解最简单的问题，时时刻刻试着吻我的手——这是他们那种波兰的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习惯。

我很快就读完了所有带来的书。因为无聊，我设法认识了本地的“智识份子”，住在十五“维尔斯特”^①以外的天主教牧师，跟他同住的风琴师先生，本地的巡官，邻近的领地的管家，退伍的下士，虽然，起初我觉得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这也没有用。

以后我试着专心医治佩莱勃罗德的居民们的疾病。我手头有着蓖麻子油、石炭酸、硼酸、碘酒。但是，这里，除了我的知识的贫乏以外，我还碰到完全无法诊断的情形，因为一切病人的症候恰巧同样：“我里面痛”和“我吃不得，喝不得”。

例如，一个老媪来到我这里。带一种烦扰的神情，她用她右手的食指擦着鼻子。当她从内衣的胸口拿出一双鸡蛋来的时候，我窥见她的棕色的皮肤。她把鸡蛋放在桌子上。然

^① Verst、俄里、等于1.067公里。

后她抓起我的手来要吻它。我藏起手，劝服那老嫗：“哪，祖奶奶……不必……我不是牧师……我没有权利……你害什么病？”

“我身体里面痛，老爷；真正在里面，叫我吃不得，喝不得。”

“你得这病久吗？”

“我怎么知道？”她用一句问话回答道。“它光是发烧，时时刻刻地发烧。不能吃，不能喝。”

不论我怎样费力地试探，我得不到较为确定的症候。

“你不必烦恼，”那下士有一次对我说。“他们会医好他们自己。他们的病会自己好起来，像狗一样。我请你注意，我只用一种药——挥发盐。一个农民来到我这里。我问他：‘什么事情？’‘我病了，’他说。我就跑去拿那瓶挥发盐。‘打喷嚏！’……他就打喷嚏……‘再打喷嚏……连着打！’他就又打喷嚏。‘觉得好一点吗？’‘我真的好像觉得好一点。’‘好，那么，去吧，上帝与你同在。’”

此外，我完全不喜欢对于我的手的亲吻。（有些人简直扑到我的脚上，拚命吻我的靴子。）因为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感激的心情，而仅仅是一种可厌的习惯，由好几世纪的农奴制度和残暴行为给他们培养成的。我看见那下士和巡官向农民的嘴唇伸出他们巨大的红手的时候所表现的沉着的庄重，我只能够惊诧……

剩下来的只有打猎一件事。但是随着一月的末尾来了这么可怕的天气，甚至于打猎也不可能。每天刮着大风；夜间，雪上冻了一层坚硬的冰壳，野兔在这冰壳上面奔驰能够不留一个足印。当我关好门独坐在这房子里倾听那狂吼的风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悲哀，我就热烈地从事于一件无害的、

解闷的事情，那就是，教猎户亚摩拉读书写字。

这事情发生得颇奇异。有一次我在写信，突然发觉我的身后有人。转回头，我看见亚摩拉，他无声地走近前来，按照他的习惯，穿着软底皮靴。

“你要什么，亚摩拉？”我问。

“我只是看一看你怎样写字。我希望我能够……不，不……不像你那样，”他急促地开始说，看见我在微笑。“我只希望我能够写我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惊奇。（必须记住，亚摩拉被认为全佩莱勃罗德的最穷最懒的农民。他的工资和收入全喝了酒。甚至在本地的穷人当中也再没有另一个穷光蛋了。我想，他应当是最末一个发觉读书写字是必要的人。）我又怀疑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知道怎么写你的名字？”

“你老看得明白，老爷。”亚摩拉带着不同寻常的温柔说道，“这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能读能写，当一件公文需要签字，或者开会时要办一事情，或者任何事情吧……没有人能够……村长只会盖图章；但是他不知道公文里写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人能够写他的名字，那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情。”

亚摩拉的请求——亚摩拉，一个著名的猎人，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他的意见，这村子的会议是永远不屑于考虑的——他为了本村的公共利益而提出这个请求，不知怎地，感动了我。我提议我自己教他功课。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我的教他读书写字的企图！亚摩拉，他完完全全知道树林里的每条道路，差不多每一棵树；他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白昼或夜晚，总能够找到他的所在之处。他能够凭了足迹

区别邻近的一切狼、野兔、狐狸——同样的这位亚摩拉却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例如，为什么 M 和 A 这两个字母凑起来就成为 ma。面对这问题，他常常苦苦地思索十几分钟，他那完全给刚硬的黑胡子和丰满的上髭所布满的、清瘦的、黧黑的面孔以及深陷的黑眼睛泄露了心智的极度紧张。

“哪，亚摩拉，念 ma。光是简单地念 ma，”我催促他。“不要望着纸。望着我，这样。现在念 ma。”

亚摩拉于是乎长叹了一口气，把初级教科书放在桌子上，带着悲哀的决断宣布：

“不，我不会……”

“你为什么不会？这是那么容易。光是简单地念 ma 就像我这样念。”

“不，老爷，我不会……我已经忘记了。”

我的一切方法，设计，和比较，被这古怪的，理解力的缺乏弄得粉碎。但是亚摩拉的求知热完全没有减弱。

“只要我能够写我的姓名就行！”亚摩拉红着脸要求我，“我不要别的。光是我的姓名：亚摩拉·波普卢秀珂——这就足够了。”

末后我放弃了按部就班教他读书写字的念头，我开始指示他如何依样画葫芦地签他的姓名。使我惊奇的是，这方法对于亚摩拉似乎最容易，在两个月以后他已经几乎会写他的姓名了。至于他教名^①，我们为了使工作容易一些起见，决定舍弃了。

每天傍晚，他给火炉添过了煤以后，他就忍耐地等着，一直到我唤他。

① 教名亚摩拉。他学写的是 PopruzhuK。

“好，亚摩拉，我们来试一下吧，”我说。他就侧着身子走到桌前，用臂肘倚着桌子，把钢笔塞在他那黑的、起皱的、生硬的手指当中，于是扬起他的眉毛，问我：

“我写吗？”

“是的，写吧。”

亚摩拉极有把握地描了第一个字母——P^①。（这字母被称为“一对柱子，顶上加一根梁”^②）然后他询问地望着我。

“你为什么不下去？你忘了吗？”

“我忘了。”亚摩拉气愤地摇头。

“天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好，画一个车轮吧。”

“啊，一个车轮，一个车轮！……我知道了……”亚摩拉欢呼起来，在纸上认真地画了一个细长的圆形，那轮廓颇像里海。在这劳苦之后，他默默地欣赏着这个成绩，时而向左偏着头，时而向右，而且眯细他的眼睛。

“你为什么停在这里？写下去啊？”

“等一等，老爷……稍等一会儿。”

他思索两分钟，然后胆怯地问：

“跟第一个字母一样吗？”

“对的。就是一样。”

这样，一点一点地，我们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K”，我们把这字母看做“一根棒棒，中间插一个两端弯曲的枝条。”

“你看怎么样，老爷？”亚摩拉时常在完成他的工作之后说，并且以绝大的骄傲望着它；“如果我照这样学下去，

① P在俄文里是π。

② 这是俄国的纹架的样子。

学上五六个月，我要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了。你的意思怎么样？”

二

亚摩拉蹲在炉门前面，拨弄炉子里的煤，我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踱到那个墙角。在这乡村的大厦的十二个房间中，我仅仅占据一间——一个已经习惯了的，舒适的房间。其余的房间下了锁，那里面，破旧的、饰了锦缎的傢具，古铜器，十八世纪的画像，庄严而且纹丝不动，正在朽坏。

风，像一个赤裸的、冻僵的老魔鬼那样，绕着这所房子的墙壁发威。傍晚时节，风雪变得更加猛烈。外面有谁向窗玻璃愤怒地投掷着一团一团的、干燥的细雪。附近的树林带着沉重的、隐秘的、不停的威胁，呻吟着，吼叫着……

风悄悄钻进空房间和叫啸的烟囱。这所旧房子，通体衰弱，满布洞孔，一半已经倾圮，突然因了奇特的声音变得活跃起来，我带着不自觉的不安倾听这些奇特的声音。在白的客厅里面，发出来一个长声的叹息，声调是悲哀而疲乏的。远处什么地方，干燥的、朽坏的地板在某人的沉重的、无声的践踏下开始格格作响。我觉得，我的房外走廊上有人以谨慎的坚持推着门柄，之后突然变得愤怒了，疯狂地卷过这房子，震撼着一切百叶窗和门户。或者这人钻进烟囱，哀哭着，极其沉痛，厌烦无尽——时而提高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细，一直到后来变成悲恸的绝叫；时而又低下来，成为野兽的嗥叫。这可怕的客人也时常冲进我的房间，奔驰着，以突然的寒冷加在我的背上，摇闪了灯焰，那灯在一个顶上烧焦的、绿纸罩子下面发出昏沉沉的光。

一种奇特的，模糊的不安来到我身上。我想：我坐在这个地方，在这恶劣的、风雪的夜晚，在一所瘫软房子里，在一个困于树林和雪堆里的乡村，距离生活，距离社会，距离女人的笑语和人们的言谈，有好几百英里远……我开始感觉这风雪的夜晚要几年、几十年地拖延下去。风永远在窗外呜呜地哭泣，正如现在哭泣着一样；灯将永远在低廉的绿罩子下面昏沉沉地燃烧，正如现在燃烧着一样；我将永远这样屏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踱来踱去；那安静的，专心的亚摩拉将永远这样坐在火炉旁边，他，一个奇怪的生物，对我亲近，对世界上的一切冷淡，不管他的家属没有东西吃，不管发威的风，以及我自己的模糊的，筋疲力尽的焦灼。

突然我感到一种不可忍受的欲望，要以人类的声音破除这不安的沉默。我便问：

“今天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风？你以为怎么样，亚摩拉？”

“风？”亚摩拉懒懒地喃喃，抬起头来。“你真的不知道吗？”

“当然我不。我怎么会知道呢？”

“当真，你不知道吗？”亚摩拉突然活泼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他继续说，语声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我来告诉你这个吧。要么，一个女巫生下地了；要么，一个男巫在结婚，请客。”

“女巫？……这个字在你们此地意思是指着巫婆子吗？”

“一点不错……巫婆子。”

我热情地抓住亚摩拉。“谁晓得呢，”我想，“说不定我会马上从他口中得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内容是魔法，被埋藏的珠宝，和魔鬼。”

“你们，在坡里谢，有女巫吗？”我问。

“我不知道……或许有吧，”亚摩拉回答，现出素常的淡漠，又弯下身子向着火炉。“老年人说从前有过……或许那不是真实的吧。”

我失望了。亚摩拉的特性是固执的沉默，我已经放弃从他口中多探听一些关于这有趣的题目的事情的希望。但是使我惊奇的是，他突然以一种懒洋洋的淡漠开始讲话，好像他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对怒吼的火炉说话似的。

“五年以前，这里有一个女巫……但是孩子们把她赶出村子去了。”

“他们赶她到什么地方去？”

“到什么地方去？当然啦，到树林里面去……此外还有什么地方？他们还拆倒她的房子，为的是要那该诅咒的巢穴片瓦不留……他们拉她到十字路口……”

“他们为什么像这样对待她。”

“她有极大极大的害处。她同每个人吵架，在别人的房子下面倾倒毒药，把谷物打成结子……有一次她问一个同村子的女人要十五个戈贝。‘我连一文钱也没有，’她说。‘好的，’她说，‘你不给我钱，我要教训你一下。’你猜怎么样，老爷？当天，那女人的孩子就开始害病。病越来越沉重，后来死了。之后，孩子们就把她赶了出去——该死的她啊，这女巫！”

“那么……那女巫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仍然好奇。

“女巫？”亚摩拉，依照他的习惯，慢慢重复着这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她在村子里留得有亲戚吗？”

“不，一个也没有。她不是生来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她是从大俄罗斯来的，或者从吉卜赛来的。她来到我们的村子的

时候，我还是一个一点点大的小孩子哩。她身边有一个小女孩，不是女儿就是孙女——她们一块儿被赶走了。”

“现在有人到她那里去吗——算命，或是求药？”

“娘儿们才去，”亚摩拉讥讽地说。

“啊，这样说来，她的住处是有人知道的呀？”

“我不知道……有人说她住在‘魔鬼角’附近什么地方……你知道那地方——在特里涅路后面的湿地里。但愿她的母亲在地狱里烧死！”

“离我们的房子十‘维尔斯特’远，住着一个女巫……一个真正的、活着的坡里谢女巫！”这思想立刻勾引而且激动了我。

“听我说，亚摩拉，”我对这个山林里的人说。“我怎么能够认识那个女巫？”

“呸！”亚摩拉愤怒地唾着。“这可是好事情！”

“好也罢，不好也罢，我横竖要到她那里去。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些，我马上就动身。你要跟着我去，当然啦？”

亚摩拉被我最后那句话如此地震动，他在地板上跳了起来。

“我？”他愤怒地喊叫。“给我一百万块钱也不行！不论怎么样，我不跟你去！”

“胡说；当然，你要去。”

“不，老爷，我决不……不论给我什么也不行……我？”他又叫道，被一种新的激愤所侵袭，“到一个女巫的巢穴去？上帝不容！我劝你也不要，去，老爷。”

“随你的便……我横竖要去。……我好奇心重，要去看她。”

“那里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亚摩拉嘟哝道，气愤地

“砰”的一声关上炉门。

一个钟头以后，当他收拾了桌上的茶炊，在黑暗的走廊上喝完他的茶，准备着回家的时候，我问他：

“那个女巫姓什么？”

“玛奴利哈，”亚摩拉带着阴沉的粗鲁答道。

虽然他从来没有表示他的情感，他似乎已经变得对我极其亲切。他的亲爱之所以发生，是因了我们彼此对于打猎的爱好，因了我的简单朴实的行为，因了我偶尔给他那永远吃不饱的家属的帮助，尤其因了我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不因他醉酒责骂他的人——这种责骂在亚摩拉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这就是我要认识那个女巫的决心何以会使他脾气暴躁的原故，他只有藉了更用力地哼鼻子来缓和他的暴躁，而且最后走出去，到楼梯背后，用尽平生气力踢他的狗瑞阿勃契克。瑞阿勃契克跳到一边，开始绝望地嗥叫，但是立刻又去追亚摩拉，仍然哀叫着。

三

大约三天之后，天气变得暖和一些。一天早晨，时候还很早，亚摩拉走进我的房间，淡淡地说：

“我们得擦净枪，老爷。”

“为什么？”我问，在被子底下伸了个懒腰。

“夜里野兔已经忙着了。有许许多多的足印。我们要不要去追它们？”

我看见，亚摩拉不耐烦地等着到树林里去，但是他把他的猎人的热情藏在假装的淡漠之下。事实上，他那单铳枪已经在走廊上了。从这枪，没有一只山鹑逃脱过，枪的全身装

饰着一些锡的补片，焊接了凡是锈和火药腐蚀了铁的地方。

我们刚刚走进树林，就追到一只野兔。野兔窜到大路上，沿着大路奔了五十码。之后做了高大的一跳，进入枞树丛中去了。

“现在，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捉到它，”亚摩拉说。“它既然露出它自己来，它就得死在此地。老爷，你到……”他沉思，凭了只有他才晓得的某些征象考虑该把我安置在什么地方。“你到那个酒店去。我从沙尼林去兜捕它。当狗惊出它来的时候，我就给你一声叫喊。”

他仿佛立刻就消失了，跑进一带茂密的灌木林里去。我倾听，没有一点声音泄露他那偷窃的行动；没有一个树枝在他那穿着软底皮鞋的脚下碎裂作响。不慌不忙，我来到那酒店，一个毁坏的、荒凉的茅屋，我停在一带青绿的松林的边缘上，一株有着光光的直树干的高枞树下。这里是安静的，只有在无风的冬日的树林中才能有这样安静。树枝被灿烂的雪块压弯，雪块压在枝子上面，使得它们看起来奇妙，欢乐，寒冷。不时，一根细小的枝子从树顶上断了；人可以极端清晰地听到它落下来时带着一个细微的、碎裂的响声碰到其他的枝子。雪在阳光中闪着玫瑰色，在树荫下闪着蔚蓝色。我被这严寒的静默控制着，我似乎感到时间慢慢地，无声地经过我的身旁。

突然，遥远地在密林中来了瑞阿勃契克的吠声——这是一只狗追踪着香味的特殊的吠声，一种细弱的、神经质的，颤音的吠声，差不多变成尖叫。我立刻听见亚摩拉的语音愤怒地呼唤那狗：“捉住它！捉住它！”第一句是拖长的尖音，第二句是短促的低音。

从吠声的方向判断，我想那狗一定在我的左面奔跑，我

迅速穿过草地赶上那兔子。我还没有跑出二十步，一只灰色的大野兔从后面一个树的残根里跳出来，贴起它的耳朵，以高高的、优雅的跳跃，悠闲地跑过大路，隐进一个小树林。瑞阿勃契克急急地在它后面追赶。当它看见我的时候，它微微摇了摇它的尾巴，用它的牙齿咬了好几次雪，又追赶那野兔去了。

突然亚摩拉从密林里像那狗一样不声不响地钻了出来。

“你为什么不拦住它，老爷？”他喊道，责备地喷着舌头。

“但是还隔得很远……不止二百码呢，”看见我的狼狈，亚摩拉软化了。

“哦，那没有关系……他逃不脱我们的。到伊列诺夫路去。它一会儿就会到那里了。”

我向伊列诺夫路走去，两分钟后，我又听见那狗嗅着香味的吠声在我附近什么地方。我突然被打猎的激情所动，开始奔跑，把我的枪朝着下面，通过一个茂密的灌木林，碰断了树枝，不顾那些树枝所加于我的疼痛的打击。我奔跑很久，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突然那狗停止了吠声。我缓慢我的步子。我原是想，如果我对直走去，我一定会在伊列诺夫路上遇见亚摩拉。但是我不久就领悟，我在奔跑的时候已经迷了路，那时转过一些灌木林，拐过一些残树根，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地方去。于是我开始向亚摩拉呼叫。没有回答。

同时我走得更远了。树林逐渐变得稀疏。土地露出来，布满了小丘。雪上的我的足印变黑，充满了水。我有好几次陷下去，陷到膝部。我必须从这个小丘跳到那个小丘；我的脚陷进浓厚的、棕色的苔，这苔覆盖着小丘犹如一层柔软的地毯一样。

不久，这灌木林来到了尽头。在我面前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沼泽，薄薄地覆盖着雪；在这白色覆盖物的外面，一些小丘陵升现出来。在沼泽的另一面的树木当中，可以看见一个茅屋的白墙。“或许，那是伊列诺夫猎户住在这里吧，”我想，“我必须到那里去问路。”

但是要到达那茅屋却不大容易。每一分钟，我陷进那沼泽。我的长统皮靴充满了水，每走一步就做出响亮的，渍渍的闹声，因而我难以拖曳它们。

最后我总算通过那湿地，爬上一个小丘的顶尖，从这里我能够清清楚楚地考察这茅屋。这甚至于算不上一个茅屋，它只是一个神话中的孤零零的屋宇罢了。地板没有建筑在地面上，而是用几堆木头架高了的，大约因为春天有洪水淹没全部的伊列诺夫森林吧。但是房子的一边已经因了年岁久远而倾侧，这给了这茅屋一种跛足的、阴沉的外观。有几块窗玻璃遗失了，窗玻璃的地方填补一些肮脏的破布，向外鼓起着。

我推着门闩，开了门。房间很黑暗，紫罗兰色的圆圈在我的眼前浮游，这眼睛原本一直望了许久的雪。很久我看不见这茅屋里有人没有。

“啊！善良的人呀，家里有人吗？”我高声问道。

什么东西在火炉的近旁动着。我走近一些，看见一个老太婆坐在地板上。一大堆鸡毛放在她面前。那老太婆分别摘出来每一根鸡毛，扯下绒毛来，放进一个篮子。那些羽茎，她抛弃在地板上。

“但是这是玛奴利哈，伊列诺夫的女巫。”当我稍稍注意地打量她的时候，这思想闪进我的心。她有着民间故事中所说的，女巫的一切特征；她那消瘦凹陷的面颊下面成为一